



# 即心即佛、非心非佛的歷史觀

智銘

楞伽經所論，全為心性問題。對自心、自性所論甚詳；如說：「自量心現……隨入如來身。」所謂「自量心現」，是要遠離內外境界，心外無所見，解三界如幻，隨入如來身。這段經義應是「即心即佛」的最初說法。

達摩祖師東渡，於少林面壁九年，對華譯諸經中，獨重楞伽。傳記說他傳二祖慧可心法時曾說：「吾有楞伽經四卷，亦用付汝，即是如來心地要門，令諸象生，開示悟入……今得汝傳授，吾意已終。」由這段記載，可見達摩心法，來自楞伽，且以楞伽經作為傳法證物之一。

達摩論心佛的教法，道宣曾說：「如是安心，謂壁觀也。如是發行，謂四法也。如是順物，教護譏嫌。如是方便，教人不着……原則入道多途，要惟二種，謂理、行也。」（續高僧傳）理入者，是「藉教悟宗，深信含生一同真性……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……與道冥符，寂然無為。」行人者，分四行；即報怨行、隨緣行、無所求行、稱法行。使此心生時，與道無違。心無增減，冥順於法。安心無為，形隨運轉。而達性淨。是故，達摩教旨，即是安心法要，亦即是楞伽經中「如來心地要門」，依此修行，即可「隨入如來身」，是楞伽經「即心即佛」的演化。

二祖慧可，受法以後，遇三祖僧燦。謂僧燦說：「宜依佛法、僧住。」時僧燦尚未披剃，為一士子身，聞說乃曰：「今見和尚，已知是僧，未審何名佛、法？」可曰：「是心是佛、是心是法。佛、法無二，僧寶亦然。」到此，「即心即佛」的說法，

始由二祖明言肯定下來。

三祖僧燦受法以後，旋即剃度出家。「遁羅浮山，優游二載，却還舊處（可能是太湖縣司空山），士民奔趨，大設壇供。祖為四家，廣宣心要。」禪宗自達摩以來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但僧燦却留下了「信心銘」。其中有謂：「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，無咎無法，不生不心……將心用心，豈非大錯。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，契心平等，所作俱息……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……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。」所謂「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」、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」應是「即心即佛」的發揚。而「一心不生……不生不心。」又有「非心非佛」的意義，或許是叫行者不要計着「即心即佛」。佛陀曾說：「深入計着，不能了知色等自性。」故僧燦的說法，已進入另一境界。

四祖道信，因三祖「誰傳汝？」一問而大悟。後屢試以玄微，知其緣熟，乃付衣法。道信後遊牛頭山遇法融。法融問：「心既具足，何者是佛？何者是心？」道信答說：「非心不問佛，問佛非不心。」法融再問：「既不許作觀行，於境起時，心如何對治？」道信答說：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表於心，心若不強名，妄情從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偏知，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無有變異。」其中「非心不問佛，問佛非不心」二句，乃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」的意思，而「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偏知，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，即名常住法身。」之句，更是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」的解說。

五祖弘忍受法於破頭山，後即居此說法。後六祖慧能問：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？何其自性本不生滅？何其自性本自住足？何其自性本無動搖？何其自性能生萬法？」弘忍答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、師、佛！」由這幾句答語中，即可看出「見自本性，即名……佛。」之句，是「即心即佛」的發揚。又其傳法偈曰：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其中「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似又是「非心非佛」的說法。

六祖慧能，集以上五代祖師禪學之大成，而又發揚光大開來。初至廣州法性寺，判明風動、幡動之爭後，印宗法師即延至上座，請示法教。慧能即論「佛性」與「善不善法」。有說：「佛性非常非無常。」、「非善非不善」。初轉法輪，即從「佛性」開始。

後章刺史請昇座說法，六祖曰：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」已開宗明義矣。接着又說：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」因為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壞。」因此，不但說「是性（心）是佛」，且進而判定「即身等佛」這一說法，給後來的行者，發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將佛教活生生地帶入芸芸衆生群中。現代日本佛教學者提倡「生活的佛教」，可能是根源於六祖的這一說法吧！

六祖下一世的法海（壇經的原著者）初不明「即心即佛」的本義，因參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」六祖答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。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」所謂「前念不生」應是指一切塵勞妄想，塵勞妄想之念不生，使此心一無罣礙，成爲非善非不善的「真空」——心的本體。所謂「後念不滅」應是指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外，仍念一切苦難苦難衆生，念而度之。衆生度盡，方成佛道。二念合而言之，就是「即心即佛」。所謂「成一切相即心」經有云：「一切唯心造」又云：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」相之存在，乃心之動用，若心不動，則諸相即無，相之成壞，皆一心之用，故云「成一切相即心」。所謂「離一切相即佛」若心離於相，即不着人我、是非、憎愛、善不善法，所謂一切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

，則見如來。故云「離一切相即佛。」法海聞說，言下大悟，以偈讚曰：「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，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」法海的偈語，是六祖下第一世第一位承接法要的人。

六祖下一世司空山本淨禪師，於唐天寶三年，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探常春籐，因造文室禮問曰：「弟子慕道斯久，願和尚慈悲，畧垂開示。」師曰：「若欲求佛，即心是佛。若欲會道，無心是道。」光庭又問：「云何即心是佛？」師曰：「佛因心悟，心以佛彰，若悟無心，佛亦不有。」其中「即心是佛」的說法，顯然是秉承六祖的教說。而「若悟無心，佛亦不有。」顯然是「非心非佛」的演化，是本淨的發明。

有真禪師問本淨禪師：「既道無心，佛有心否？佛之與心，是一是二？」師曰：「不一不二。」真曰：「佛度衆生，爲有程度故。道不度人，爲無心度故，一度一不度，何得無二？」師曰：「若言佛度衆生，道不度衆生者，此是大德妄生二見。如山僧却不然。佛是虛名，道亦妄生。二俱不實，總是假名。一假之中，如何分二？」真曰：「佛之與道，從是假名，當立名時，是誰爲立？若有立者，何得言無？」師曰：「佛之與道，因心而立，推窮立心，心亦是無心。既是無，即悟二俱不實，知如夢幻，即悟本空，強言佛、道二名，此是二乘人見。」這是一段很精彩的辯論，原來所論「即心即佛」，以爲心、佛合一，至本淨禪師說：「不一不二。」打破了執心執佛、執一執二的疑團。對後來的行者，有着很大的指引作用。

六祖下一世南陽忠國師，有僧問他：「清淨法身，作麼生得？」師曰：「不着佛求耳。」僧曰：「阿那個是佛？」師曰：「即心是佛。」僧曰：「心有煩惱否？」師曰：「煩惱性自離。」僧曰：「豈不斷焉？」師曰：「斷煩惱者，即名二乘，煩惱不生，名大涅槃。」這是說？心本無煩惱，謂心有煩惱而又立心去斷煩惱者，均是妄見，亦即是二乘人見。忠國師的說法，與本淨禪師的說法一致，均秉承六祖的法要。

六祖下二世江西道一（馬祖）禪師，一日謂衆曰：「汝等諸人，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是佛心。達摩大師自南天竺國來，至

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開悟。又引楞伽經文，以印象生心地，恐汝顛倒。不自信此心之法，各有各之故。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，無門爲法門。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捨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，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無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羅萬象，一法之所印，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。汝但隨時言說，卽事卽理，都無所礙，菩提道果，亦復如是。於心所法，卽名爲色，知色空故，生而不生，若了此意，乃可隨時着衣吃飯，長養聖胎，任運過時，更有何事？」馬祖的這段話中，所謂「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」是「卽心卽佛」的最恰當說法，但又說：「不取善，不取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，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。」又是教人不要計着「卽心卽佛」而有「非心非佛」的意趣。

馬祖是集楞伽、達摩、六祖……一脉相承的法要，作了一個完整的歷史說明。自馬祖之後的禪者，或說「卽心卽佛」，或說「非心非佛」，總不出此範疇。凡了達此意之禪師，都是「饑來吃飯，困來眠」了。

參考資料：

五燈會元、指月錄、胡適禪學案、六祖壇經、金剛經等。

記

記

記

## 集「憨山大師醒世歌」句

### 成七律一首

祝平

紅塵白浪兩茫茫，天自從容定主張。  
春日纔看楊柳綠，秋風又見菊花黃。  
榮華終是三更夢，富貴還同九月霜。  
頃刻一聲鑼鼓歇，不知何處是家鄉。

## 讀誓還先生出風頭作

釋達源

閉門誓願坐禪修，無意還將名利求。  
不似先生大學問，隨心所欲出風頭。

（上接第37頁 惲南田與諦暉和尚）

「……格被擄下獄，甚苦，時作畫以消遣，會陳錦妻欲置首飾，令人先畫形模，多不當意，或有言格能畫者，特釋之出，見其丰神秀朗，進退從容，喜出望外，遂畜爲子。」

蓋南田之能繪事，得自家傳。其從父向，字道生，以畫著，山水得董源法，南田少卽師之。南田父遜庵，喜以枯墨作山水，古簡有致，又傅抱石「惲南田」一文中，亦嘗謂：「先生之畫亦有所由來，不埃遠溯曾祖先世也。諸父香山、含萬、父遜庵，俱善畫，先生承其先緒而集大成。」云。

在惲子居所撰「南田先生家傳」中，僅言諦暉語陳錦妻，「此子宜出家，不然且死」。惲鶴生「南田先生家傳」亦僅言「福薄壽促，宜令出家」，卽沈台臣詩，亦祇說：「此子壽命短，宜作釋迦徒」，並沒有「清代學者象傳」以及「清代藝苑」所載：「地藏王偶遊人間」這一段傳說。但以常理推測，舊時婦女，多半信佛，亦頗敬僧。諦暉雖屬高僧，但他要想把南田留置寺中，恐非三言兩語，便能使得陳妻心甘情願將南田捨棄，因此在諦暉必須說出一種可使對方決計聽從的理由，所謂祇許成功不許失敗，諺謂「道無術不行」，這位老和尚便也祇有一破佛子「不打謊語」之戒，同時屈尊膜拜於此假設之「地藏王菩薩」之前。有此驚人之筆，於是迫使陳錦妻惟有割愛泣之而去。此事之可能性極大，而家傳及沈詩或者是爲賢者諱故皆避免提及。

然而，不論諦暉當日之言行是何情況，而南田之留在靈隱是事實。諦暉此舉有造於南田者至鉅。假如說，南田一直留在陳妻身邊，則日後之「襲餘蔭，紆青紫」，當然是順理成章之事，但如一入仕途，則後此之一切，勢必完全改觀，他雖天份極高，如果沒有後來嚴父之「督課經傳儒先之書」，卽亦不能善長詩古文詞，不會精於繪事，而終於成爲「詩書畫三絕」之大名家；也卽無所謂「惲派花卉」，在畫壇上也再沒有「常州畫派」這一個名詞。連到當時以至後世之藝術界亦將大大減色。

所以南田之品高、德厚、藝絕，卒能克享盛名傳之無窮，可以說全係出諸諦暉之一爲援手。則諦暉和尚功德之大，洵屬不可思議，因此沈詩稱他爲「神僧」，一點不爲逾分。